



马传思少儿科幻作品《奇迹之夏》

“冷”科学与“暖”诗意的奇迹相遇

□崔昕平



2017年末,第五届大白鲸原创幻想儿童文学优秀作品征集活动在科学幻想领域再次勘得宝藏。马传思的少儿科幻作品《奇迹之夏》充分展示了作家在思想性、艺术性方面不断提升的潜力与实绩。《奇迹之夏》中,丰富细腻的情感线与科学幻想依托的“时间线”交织并进,温暖多姿的情感色调与严谨丰富的科学之思和谐圆融,形成了马传思日思夜想的作品辨识度。

写诗写诗的人,对文字美的饱满度有一种执著的情愫。马传思的少儿科幻创作,并不因为“科学幻想”的题材与“少儿”科幻的定位而简化文学性的追求。他的作品读起来,是有“诗意”、有“境”的。《奇迹之夏》中,马传思笔下的“雾灵山”焕发着自然的秀逸气息。隐藏于雾灵山千沟万壑中的亿万年宇宙时光,伴随着作家假想的“炫丽而神秘”的“时间线”,如同“悠缓的歌吟”,奇迹般重现。作品有一个极佳的构想,在前后的呼应与铺垫上下足了功夫。作家似乎非常吝啬于揭开他精心设计的谜底,并不急于将这个充满幻想的故事和盘托出,而是让它一点点在平凡生活中聚集,一点点显出异样的光。情节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滋生巨大的变化,越到后面,越产生令人窒息的紧张感。分散的、次第出现的离奇现象,最终有序地串联成一个紧凑而合理的故事。

作品文如其名,始终贯穿着“奇迹”感。如同大多数科幻作品中都会有一位全知全能的科学家那样,《奇迹之夏》中,也做了这样的角色设定。但值得注意的是,马传思对这个角色的设定,自有一重深意。《奇迹之夏》中拥有科学家身份的,是一位叫“余敏”的生物学家博士。然而,余敏并没有贯穿始终,而是匆匆现身,中途退场。真正完成使命的启智者,是一位退休独居的生物教师“赫拉婆婆”。一位看似普普通通的退休老教师,作家却赋予她古希腊神话中宙斯之妻赫拉的名字,预示了这将是那个参与“奇迹”的关键人物。

一场看似没有破坏性的地震之后,赫拉婆婆

预言,“那场地震改变了很多事情”。这句话成为隐在的推动力,推动故事向离奇进发:地震后,时间裂痕悄然出现,神秘气息逐渐聚拢。奇异的光芒闪耀雾灵山,不同的时间线相互交集,“奇迹”接二连三:12岁的少年“阿星”在巨石堆捡到一只小虎崽,引来了一只生活在史前100万年的冰河纪动物——剑齿虎。接着,驭虎的史前人类也出现了,女孩“望月”的面部刻画让人瞬间联想到北京猿人。大雨罕见地倾盆泄地,现代人的街道上竟然冲出了生活在4亿年前的远古鱼类——盾皮鱼。大开大合的想象世界里,不同时代的史前生物在作品中次第现身。可贵的是,作家在追求奇迹感的同时,让一切发生得有根有据。大量古

生物学的知识,在这个真实存在的地理坐标下变得鲜活。燕郊的雾灵山是确有其山的,在远古时代也确实曾为古燕辽海,在中生代和新生代的地壳运动中逐渐上升成山。因而,盾皮鱼等古生物在该地区出现是符合逻辑的。阿星见到的金雕、猕猴,也确是雾灵山的国家级保护动物。博士余敏在望月的山洞中找到了新石器时代原始人生活的遗迹,也与北京猿人的背景知识相吻合。

常常在想,少儿科幻的意义也许并不在于科学性的假想走了多么远,而在于能否将科学的魅力展示给孩子,将追寻科学的精神灌注在孩子心间。《奇迹之夏》将少儿科幻建立在大量的古生物学知识与地理学知识的基础之上,令沉睡在书本中的知识现出生机,也让幻想故事有了现实的根基和科学的意义,既开拓着孩子们的想象视野,又传递了以科学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更借此展现了知识的魅力。

一个优秀的作家,一定是有着异于常人的敏感,能够将人们内心微小甚至晦涩的情感思绪敏锐地捕捉和呈现出来。马传思有这样的一种能力与愿望,这使得他的作品散发出与众不同的温度感。马传思的科学幻想故事始终是温暖的。在这个经营幻想的过程中,作家从未离开过科学,更从未离开过真实的生活,尤其从未离开过丰富细腻的情感世界。

故事潜移默化地讲述“尊重”,首先是人与人之间的尊重,其次是人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尊重。赫拉婆婆是一位让人感动的启智者。她宁静、谦和,发自内心地尊敬每一个人,包括她的学生,包括小孩子。需要给少年阿星一些必要的提醒时,她会做得巧妙而随意,避免孩子难堪。作品中,人与其他物种间的尊重,则更具启示意义。当余敏博士见到活生生的原始人与剑齿虎时,产生了近乎狂热的研究热情。赫拉婆婆及时提醒,“对于科学研究来说,他们是难得一遇的活体样本;但不管如何,都不要忘了,他们是活生生的一个人和一只为了寻找遗失的幼崽而跑到这陌生世界来的虎妈

。”少年阿星则以一个孩子的赤子之心,演绎了物种间的相互尊重。故事中,阿星是唯一能与望月这个原始人类,包括与剑齿虎、大白鹅这样的动物相沟通的。除了阿星与古生物研究专家余敏形成的对比之外,其他成人处理突发事件时的敌对方式,更加的对比鲜明。警察与剑齿虎的拔枪相向,让沟通彻底变得不可能。而每一次陷入与这些古生物的交流僵局时,都是由阿星以一种令人困惑的方式打破。作家借余敏博士之口道出了个中真谛,“我从刚开始就把他们当做研究的对象,而你,是在用心把他们当做朋友”。显然,沟通是否拥有共通的载体(比如语言),并不是最重要的,沟通时心底所持的态度才是最重要的。人与人、人与万物之间最需要的,是真诚,是尊重。

除了描述人与万物的生存关联外,作品中也始终伴随着动人的、亲子间的亲情互动。作家以一种别样的手法描写孩子的成长,不需要离家出走,不是众叛亲离,不呈现激烈的成长裂变,而是在经历事件,尤其是在独立应对和处理事件的过程中突然的成长。就像赫拉婆婆所说,“你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只能陪着你走一段路,剩下还有很长的路程,你需要独自走过去,因为生命终究是你需要独自面对的事情”。作家鼓励孩子如何面对这艰难的“独自”成长——要“心里怀着爱意继续走下去,就算是再糟糕的日子,也会有奇迹出现”。在马传思前后几部作品里,包括《你眼中的星光》《冰冻星球》《住在山上的鲸鱼》中,都贯穿了这样一种诗意情怀,对爱的力量的坚信,让人想起了冰心先生“爱的哲学”,“有了爱,就有了一切。”作品以恳切的成长教育,传递给孩子对生命的敬重与对人生的积极乐观的态度。

这科学之外的又一重“奇迹”感,恰如赫拉婆婆告诉阿星的一个秘密,“哪怕是一块石头都会唱歌,它没日没夜地在唱呢,唱着生命里的欢愉……”石头也会唱歌,这实在不像生物老师的话,实在不够“科学”。然而,这不够科学的元素,恰恰构成马传思科幻作品另外一个鲜明的特

色——浪漫的诗意。看着遍布沟底的那些千奇百怪的石头,阿星不由得浮想联翩:“说不定,这些石头是一群被时间遗忘了的怪物,几十亿年来,它们一直在这里睡觉,等着有人过来,然后它们就纷纷唱着歌苏醒过来了!”是啊,其实人类的客观所知是多么的有限,谁能确定究竟是百分之百不可能的呢?女孩望月对小虎崽的死并不感到悲伤,对赫拉婆婆的消失更显出兴奋,阿星在梦境中感知了原始人类迥异的生死观。作品中,谜底这样被揭开,关键时刻出现的神秘人(赫拉婆婆失踪多年的爸爸),是众多时空管理员中的一员,不断修复着时间的裂痕。时间线交错的现象,也并不仅仅出现在雾灵山,也曾出现在内罗毕、马达加斯加,引发澳门岛上妈祖庙的所谓“显灵”事件。在赫拉婆婆临终去到的另一个世界里,她回到那个12岁的女孩,在那里,她的爸爸陪伴在她身边,从未出门远行。对人类而言,未知的领域仍然无比巨大,谁又能确定哪个观点是永远正确的呢?借助科幻作品,作家热忱鼓励孩子们翱翔想象、鼓足探索未来的勇气。幻想的世界找到了科学的阐释,科学的幻想也带来了浪漫的诗意,恰似引领我们谛听石头的歌唱。

掩卷回顾,《奇迹之夏》中所展现的,不过是仅仅几天间的故事。然而,作家在逻辑明晰、层次丰富的想象中,架构了一个关联史前历史与当代文明,关联古生物知识与科学幻想的故事,并共同见证了少年阿星令人欣慰的成长。作品随时焕发的、恰如其分的幽默感,适时地调剂着异常紧张的气氛,让儿童读者小小的释放一下之后,兴致勃勃地追随着故事。作品饱满的信息含量与具有信度的科学思索,辅以人类情感生命的诗意境界,真仿佛“漫天都是风的痕迹”,于平凡中蕴含无尽的浪漫与美好。其实,幻想与诗,本就是一对如影随形的心灵伙伴,它们在马传思的笔下相遇。人文情怀与科学幻想自然融合,召唤着物种与文明间的彼此尊重。作品扎实、丰满,既真,又幻,且美。

■动态

直击内心的童年书写

“小十月文学奖”颁奖仪式暨儿童文学高峰论坛举行

近日,由北京出版集团、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河南省文联联合主办的“小十月文学奖”颁奖仪式暨儿童文学高峰论坛在郑州举行。北京出版集团副总经理卢佳,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曹文轩、王泉根、吴然、王宜振、孟宪明、孙建江、张品成、薛卫民、湘女、翌平、徐妍、李红叶、崔昕平、刘秀娟以及获奖作家参加了颁奖仪式和高峰论坛。

“小十月文学奖”由北京出版集团旗下《十月少年文学》杂志发起设立,旨在繁荣华语儿童文学创作,倡导“直击内心的童年书写”,发现和培养更多的儿童文学作者,支持和鼓励各种体裁儿童文学作品的创作与出版。首届“小十月文学奖”于2018年1月12日正式启动,共收到来自海内外的有效稿件2500多份,最终,洪永争、徐瑾、艾小犀、王倩分别获得小说、童话、诗歌、散文类金奖,赵华、王勇英、小河丁丁、黄文军、左晓、黄晓艳、王宜振、闫超华、津渡、宝琴、费晓莉、任富亮则分别获得四个类型的佳作奖。

儿童文学的文学性和儿童性

在“直击内心的童年书写”高峰论坛上,作家、评论家探讨了儿童文学的文学性和儿童性的话题。曹文轩论述的“变与不变”其实已经超出了儿童文学的概念范畴而上升为一种文学观念的表达。他认为文学是有基本面的,文学的原旨就是要对人

们的生活多少有一点希望,对灵魂多少有一点触动。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一样都要有文学性,作者要时刻明确文学的边界,知道什么属于文学,什么不属于文学,守住边界才能走向世界。

王泉根谈到儿童文学书写的另一个重点——儿童性,认为儿童性是儿童生命的本身,包括儿童思维、儿童心理和儿童成长当中所发现的一切,儿童文学书写作要关注当下的儿童生活,为时代留下标本。吴然和湘女都谈到,现在孩子的童年与自己的童年不同了,童年记忆也总是打上时代的印记,如何处理童年记忆和对当下孩子们的童年书写,需要作家们进一步探索。王勇英结合自己的创作对此做了回应。她的很多作品都着重写客家文化和童年时期的故事,之后扩展到关注当下、关注不同时期孩子的生活状态。她的获奖作品《火灯钩蜂》就试图跨过时间的裂隙,将传统文化与当下孩子们的生活融合在一起。

王宜振、薛卫民具体谈到当下的童诗创作,认为童诗创作要在放飞想象的同时注重实与虚的关系,避免流于直白或朦胧;同时应注意避免过度散文化、碎片化和段子化等倾向。翌平结合欧美创作概况,谈到应重视适应青春期孩子身心特点的青少年文学的创作。

直击内心的童年书写

什么是直击内心的童年书写?与会者

普遍认为,“直击内心”包括两方面,一是作者要有感于内心的触动而开始创作,二是作品能够击中小读者的内心。

孟宪明认为文学的作用是唤醒神圣,讲述真情。童年是美好的,美好的东西要有人守望,儿童文学就是要写出人的神性,这神性在人的内心,其重要之处就在于善良和超越。李红叶也认为,儿童文学的意义在于世界的理想和纯真,儿童文学具有诗性深度,能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是再现儿童天真的文学,是维持人类内心纯真的文学。

孙建江谈到,直击内心的童年书写需要有个性的作品,年轻的作者要写有内心冲动的、能够将个人的创作才华和艺术追求统一起来的作品。张品成以红色文学创作为例,提出要直击孩子内心,就不能仅写出革命或者战争的结果,而应该注重描写人物的经历和精神成长,这样才能让孩子真正懂得历史。

从获奖作品看当下创作

论坛上,文学奖评委们谈到了评奖过程中所发现的儿童文学创作中的特点和问题。徐妍结合作品谈到要重建新世纪儿童文学的现实意识、历史意识和先锋意识,认为儿童文学要提供对于精神生活的现实性的表达,而真正的先锋意识体现在观念的更新上。崔昕平谈到,从入围的作品看,小说的完成度最高,作者都选择了

关注普通人的现实主义书写,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忠实生活的基础上,作家要有明晰的立场和姿态,要“有所为”。刘秀娟注意到,此次评奖入围作品中写苦难的比较多。她说,面对苦难,不能回避,但如何写出生存的艰难,不刻意美化,但又能使小读者感受到面对困难人的精神的强劲和自救,这是需要作者进一步思考的。

首届“小十月文学奖”的投稿作家年龄跨度从“50后”至“90后”,最终获奖作者既包括儿童文学界的老人和已成名作家,也有崭露头角的新生代作家,特别是多位非专职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年轻作者获奖,体现出文学奖在发掘新作家方面的重要作用,更让人看到儿童文学创作队伍的发展和壮大。谈到儿童文学创作,获奖作家都有自己独到的体会。获得诗歌组金奖的艾小犀是一名律师,也是两个男孩的妈妈,她写诗的心得是收集日常生活中的孩子的语言和情绪,抓住最珍贵和闪光的瞬间,将其在诗中延续下去。徐瑾的《坐在石阶上叹气的怪小孩》获得童话组金奖,作品中的怪小孩经常叹气,和很多作品中正面朝上的孩子形象不同,是一个稍有些消极情绪的孩子。她认为,即使到了人工智能全面实现的时候,人类的情感也不会被取代,而儿童文学就有用文学为孩子保留足够多情感的责任,儿童文学作家要做的就是用作品反映出孩子多种多样的情感活动。

(王杨)

■插图欣赏



儿童文学评论

·第431期·



真文学好作品

虚构	新狂人日记(中篇小说)	王方晨
记述	农耕记忆馆(中篇小说)	叶清河
录影	给红薯(短篇小说)	陈思安
发现	齿轮(散文)	胡学文
现实	先生们(散文)	张林杰
90后	清明上河图外的漫长枷锁(随笔)	张锐强
专题策划	《百年孤独》的打开方式(随笔)	兰川
时间两岸	人间小团圆(短篇小说)	
人间小团圆	70后对话90后	李君威
70后对话90后	月夜伴读(短篇小说)	张楚
月夜伴读	70后对话90后	梁豪
70后对话90后	谬庄笔记(短篇小说)	徐则臣
谬庄笔记	70后对话90后	黎鬼
70后对话90后	我把她吃了(短篇小说)	王一帆
我把她吃了	70后对话90后	戈舟
70后对话90后	S大调狂想曲(短篇小说)	智阿威
S大调狂想曲	70后对话90后	李浩
70后对话90后	人子课程(散文)	肖克凡
人子课程	秋日篇(长诗)	谷禾
亲人人们(组诗)	严彬的诗	散文东
亲人人们(组诗)	严彬的诗	严彬
严彬的诗	作品·评刊团	吴光荣
严彬的诗	脆弱身躯构建理想之塔	陈雨潇
严彬的诗	地鼠毛里折射的幻影	臧勇强
严彬的诗	一地鼠毛里折射的幻影	杨晨
严彬的诗	乔木英凝	吴光荣
严彬的诗	凝光与梦想	吴光荣
严彬的诗	封二/摄影:陈雨潇	臧勇强
严彬的诗	封三/摄影:杨晨	臧勇强
严彬的诗	封四/摄影:乔木英凝	吴光荣
严彬的诗	封五/摄影:吴光荣	吴光荣
严彬的诗	封六/摄影:吴光荣	吴光荣
严彬的诗	封七/摄影:吴光荣	吴光荣
严彬的诗	封八/摄影:吴光荣	吴光荣
严彬的诗	封九/摄影:吴光荣	吴光荣
严彬的诗	封十/摄影:吴光荣	吴光荣
严彬的诗	封十一/摄影:吴光荣	吴光荣
严彬的诗	封十二/摄影:吴光荣	吴光荣
严彬的诗	封十三/摄影:吴光荣	吴光荣
严彬的诗	封十四/摄影:吴光荣	吴光荣
严彬的诗	封十五/摄影:吴光荣	吴光荣
严彬的诗	封十六/摄影:吴光荣	吴光荣
严彬的诗	封十七/摄影:吴光荣	吴光荣
严彬的诗	封十八/摄影:吴光荣	吴光荣
严彬的诗	封十九/摄影:吴光荣	吴光荣
严彬的诗	封二十/摄影:吴光荣	吴光荣
严彬的诗	封二十一/摄影:吴光荣	吴光荣
严彬的诗	封二十二/摄影:吴光荣	吴光荣
严彬的诗	封二十三/摄影:吴光荣	吴光荣
严彬的诗	封二十四/摄影:吴光荣	吴光荣
严彬的诗	封二十五/摄影:吴光荣	吴光荣
严彬的诗	封二十六/摄影:吴光荣	吴光荣
严彬的诗	封二十七/摄影:吴光荣	吴光荣
严彬的诗	封二十八/摄影:吴光荣	吴光荣
严彬的诗	封二十九/摄影:吴光荣	吴光荣
严彬的诗	封三十/摄影:吴光荣	吴光荣
严彬的诗	封三十一/摄影:吴光荣	吴光荣
严彬的诗	封三十二/摄影:吴光荣	吴光荣
严彬的诗	封三十三/摄影:吴光荣	吴光荣
严彬的诗	封三十四/摄影:吴光荣	吴光荣
严彬的诗	封三十五/摄影:吴光荣	吴光荣
严彬的诗	封三十六/摄影:吴光荣	吴光荣
严彬的诗	封三十七/摄影:吴光荣	吴光荣
严彬的诗	封三十八/摄影:吴光荣	吴光荣
严彬的诗	封三十九/摄影:吴光荣	吴光荣
严彬的诗	封四十/摄影:吴光荣	吴光荣
严彬的诗	封四十一/摄影:吴光荣	吴光荣
严彬的诗	封四十二/摄影:吴光荣	吴光荣</